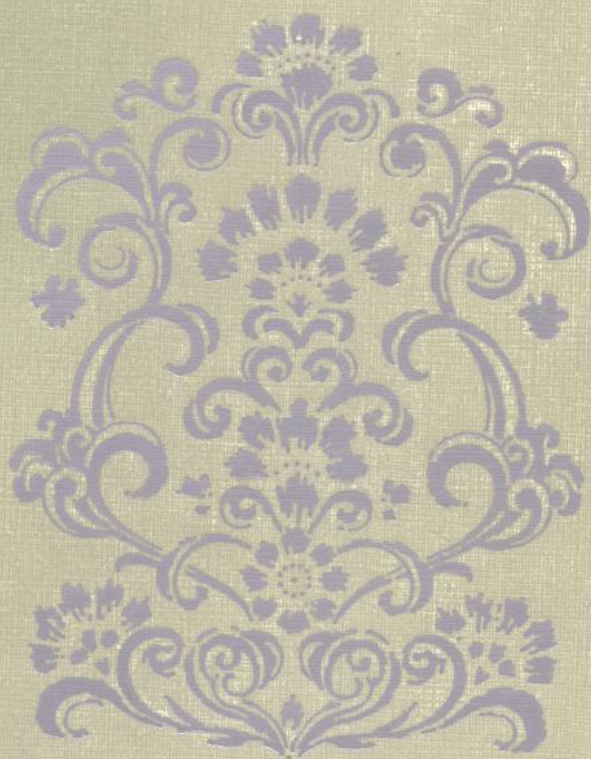


談藝錄



談 藝 錄

(補 訂 本)

錢 鍾 書 著

中 華 書 局

1984 年 · 北京

裝幀：談冰玉

談 藝 錄

（補 訂 本）

錢 鍾 書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9⁷/₄；印張·435 千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4,300 冊

統一書號：10013·542 定價：3.25 元

引 言

一九四八年六月，《談藝錄》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明年七月再版而止。海外盜版勿絕，好事者嘗示二本，均誤脫百出，不堪思適，聊勝於無耳。自維少日輕心，淺嘗易足，臆見矜高；卽億而偶中，終言之成理而未澈，持之有故而未周，詞氣通悅，亦非小眚。壯悔滋深，藏拙爲幸。故余後來論文有作，未嘗稍及此書。一九六五年，北京中華書局忽謀重印，二三京滬出版社亦相繼慫恿，余胥遜謝。暨乎《管錐編》問世，中華數接讀者來函，以《談藝錄》罕覯爲言，因申前請。固辭不獲，乃稍刪潤原書，存爲上編，而逐處訂益之，補爲下編；上下編冊之相輔，卽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僧肇《物不遷論》記梵志白首歸鄉，語其鄰曰：“吾猶昔人、非昔人也。”茲則猶昔書、非昔書也，倘復非昔書、猶昔書乎！援據漢籍，多請馬蓉女士、樂貴明君檢核，援據西籍，多請薛鴻時、董衡巽、馬力三君檢核。西班牙瑪麗亞·里維斯女士(Señora Maria Pérez Ribes)、西德莫妮克博士(Dr Monika Motsch)、美國汪榮祖教授皆遠貽新刻，濟吾所乏。審定全稿者，爲周君振甫。當時原書付印，君實理董之，余始得與定交。三十五年間，人物浪淘，著述薪積。何意陳編，未遭棄置，切磋拂拭，猶仰故人。誦“卽須我友”之句，欣慨交心矣。

一九八三年五月

序

《談藝錄》一卷，雖賞析之作，而實憂患之書也。始屬稿湘西，甫就其半。養疴返滬，行篋以隨。人事叢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羣飛，淞濱魚爛。予侍親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蟻聚。憂天將壓，避地無之，雖欲出門西向笑而不敢也。銷愁舒憤，述往思來。託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說詩解頤，爲趙岐之亂思係志。倚捭利病，積累遂多。濡墨已乾，殺青尅計。苟六義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閣置，以待貞元。時日曷喪，清河可俟。古人固傳心不死，老我而捫舌猶存。方將繼是，復有談焉。凡所考論，頗采“二西”之書，“二西”名本《昭代叢書》甲集《西方要紀·小引》、《鮑崎亭詩集》卷八《二西詩》。以供三隅之反。蓋取資異國，豈徒色樂器用；流布四方，可徵氣澤芳臭。故李斯上書，有逐客之諫；鄭君序譜，曰“旁行以觀”。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雖宣尼書不過拔提河，每同《七音略序》所慨；而西來意卽名“東土法”，堪譬《借根方說》之言。非作調人，稍通騎驛。附說若干事，則《史通·補註》篇固云：“除煩則意有所愜，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註。”蕭志離亂，羊記伽藍，遺意足師，祖構有據。余既自歎顛愚，深慚家學，重之喪亂，圖籍無存。未毫善忘，不醉多謬；蓄疑莫解，考異罕由。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調孚、陳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謨、顧君起潛、鄭君朝宗、周君節之，或錄文相郵，或發篋而授。皆指饋貧之困，不索借書之輒。

并書以志仁人嘉惠云爾。壬午中元日鍾書自記。

右序之作，去今六載，不復追改，以志一時世事身事耳。初稿既就，余時時筆削之。友好知聞，頗多借閱，且慫恿問世。今承王伯祥、葉聖陶兩先生索付開明書店出版，稿祇暫定，見多未熟。周振甫、華元龍二君於失字破體，悉心讎正；周君并爲標立目次，以便翻檢，底下短書，重勞心力，尤所感愧。余校閱時，見援據未備者數處。而排字已就，未宜逐處補闕。因附益於卷尾。民國三十七年四月十五日又記。

目 次

一	詩分唐宋	1
二	黃山谷詩補註 附論比喻 【附說一】山谷鉤章摘句	5
三	王靜安詩 【附說二】說華山之華字	23
四	詩樂離合 文體遞變 【附說三】西人言詩樂離合 【附說四】八股文 【附說五】退之以文爲詩 【附說六】西人論以文爲詩 【附說七】西人論文體演變 評近人言古詩卽史	26
五	性情與才學	39
六	神韻 【附說八】神	40
七	李長吉詩	44
八	長吉詩境	47
九	長吉字法	48
一〇	長吉曲喻	51
一一	長吉用啼泣字 【附說九】心與境	51
一二	長吉用代字	57
一三	長吉與杜韓	58
一四	長吉年命之嗟 【附說十】義和扶馬	58
一五	模寫自然與潤飾自然	60
一六	宋人論韓昌黎	62
一七	昌黎與大顛	65
一八	荆公用昌黎詩 詩用語助	69

一九	荆公詩註	79
二〇	宋人論昌黎學問人品	83
二一	朱子論荆公東坡	84
二二	辨奸論	86
二三	朱子書與詩	86
二四	陶淵明詩顯晦	88
二五	張文昌詩	93
二六	趙松雪詩 【附說十一】方虛谷主詩中用虛字	95
二七	王漁洋詩	96
二八	妙悟與參禪	98
二九	竟陵詩派	102
三〇	漁洋竹垞說詩 竹垞詩 【附說十二】田山薑說詩	106
三一	說圓	111
三二	劍南與宛陵	115
三三	放翁詩 【附說十三】誠齋詩賞音	117
三四	放翁與中晚唐人	123
三五	放翁詩詞意複出議論違悟	125
三六	放翁自道詩法	130
三七	放翁二癡事二官腔	132
三八	甌北論詩 甌北詩	132
三九	龔定庵詩	134
四〇	袁蔣趙三家交誼	137
四一	蔣心餘詩	139
四二	明清人師法宋詩 桐城詩派	141
四三	施北研遺山詩註	148

四四	遺山論江西派	150
四五	金詩與江西派	156
四六	劉靜修詩	159
四七	靜修讀史評	160
四八	文如其人 【附說十四】以目擬文 【附說十五】文如其人 與文本諸人	161
四九	梅宛陵	166
五〇	賀黃公以下論宛陵詩	168
五一	七律杜樣	172
五二	錢蔣石詩	175
五三	學人之詩	176
五四	蔣石詩以文爲詩用語助	179
五五	蔣石言情詩	182
五六	蔣石七律對聯	183
五七	蔣石萃古人句律之變	185
五八	清人論蔣石詩	192
五九	隨園詩話	195
六〇	隨園非薄滄浪	198
六一	隨園主性靈 【附說十六】得心應手	204
六二	隨園詩學於名家深而於大家淺	212
六三	隨園深非詩分朝代	214
六四	隨園論三都兩京賦	219
六五	長干一塔一詩人	220
六六	隄遠意相隨	220
六七	王延年夢	221

六八	春江水暖鴨先知	221
六九	隨園論詩中理語 【附說十七】說理詩與偈子 【附說十八】釋老生死之見 【附說十九】山水通於理趣	222
七〇	隨園述方望溪事	240
七一	孟東野吹角詩	242
七二	詩與時文	242
七三	周櫟園論詩雋語	243
七四	王荊公改詩	243
七五	代字	247
七六	俗語出詩句	250
七七	山谷午夢詩	251
七八	摘茅朱聯	253
七九	學問如居室	253
八〇	詠始皇	254
八一	摘曹史句	254
八二	摘陳尹句	255
八三	隨園推楊誠齋	256
八四	以禪喻詩	256
八五	祝芷堂絕句	260
八六	章實齋與隨園 【附說二十】六經皆史 【附說二十一】 言公	261
八七	隨園記事之誣	266
八八	白瑞蒙論詩與嚴滄浪詩話 【附說二十二】神祕經驗 【附說二十三】聲無哀樂	268
八九	詩中用人地名 【附說二十四】雪裏芭蕉	291

九〇 庚子山詩·····	297
九一 論難一概·····	302
〔補遺〕	
一 波德萊爾論分合·····	305
二 鏡花水月·····	305
三 鍾譚以禪說詩·····	306
四 圓·····	307
五 遺山詩註·····	308
六 閻百詩評歐公語出處·····	308
七 柏梁體·····	308
八 俞曲園與袁隨園·····	309
九 篇終餘味·····	309
一〇 釋氏不重文字·····	310
一一 神祕主義之矛盾·····	310
一二 破我·····	311
一三 二我·····	311
一四 在我而非我·····	311
一五 非我而仍是我·····	311
一六 悟喻如電光火光·····	312
一七 克爾愷郭爾論黑格爾辯証法·····	312
一八 麻了心·····	312

余雅喜談藝，與並世才彥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議論。二十八年夏，自滇歸滬濱小住。友人冒景璠，吾黨言詩有癖者也，督余撰詩話。曰：“咳唾隨風拋擲可惜也。”余頗技癢。因思年來論詩文專篇，既多刊布，將彙成一集。卽以詩話爲外篇，與之表裏經緯也可。比來湘西窮山中，悄焉寡侶，殊多暇日。興會之來，輒寫數則自遣，不復詮次。昔人論文說詩之作，多冠以齋室之美名，以誌撰述之得地。賞奇樂志，兩美能并。余身丁劫亂，賦命不辰。國破堪依，家亡靡託。迷方著處，賃屋以居。先人敝廬，故家喬木，皆如意園神樓，望而莫接。少陵所謂：“我生無根蒂，配爾亦茫茫”，每爲感愴。因逕襲徐禎卿書名，不加標別。非不加也，無可加者。亦以見化鶴空歸，瞻烏爰止，蘭真無土，桂不留人。立錫之地，蓋頭之茅，皆非吾有。知者識言外有哀江南在，而非自比“昭代嬋娟子”也。

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爲正變者”云云。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說。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

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脗合。士弘手眼，未可厚非。【補訂一】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故姜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即詰駁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如毛詩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爲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爲小雅。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爲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爲王降而風”云云。斯言也，并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風格之分。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別，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唐詩多以丰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爲稱謂之便。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爲疑，似未聞誠齋此論。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指。猶夫英國十八世紀女主(Queen Anne)臨朝，而其一代詞章，乃號羅馬大帝時代文學。按此名初見于 Goldsmith: *The Bee*, No. viii, 第二篇 “An Account of the Augustan Age in England.” 當時文壇主監爲安迪生，而身後論定，竟被十九世紀女主時班首之稱。參觀 Bonamy Dobrée: *Essays in Biography*, 第三篇 “Joseph Addison: The First Victorian.” 固知文章流別，初不拘名從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德詩人席勒(Schiller)有論詩派一文(Über naï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謂詩不外兩宗：古之詩真朴出自然，今之詩刻露見心思：一稱其德，一稱其巧。顧復自註曰：“所謂古今之別，非謂時代，乃言體製”；

(Dass wenn hier die neuen Dichter den alten entgegengesetzt werden, nicht sowohl der Unterschied der Zeit als der Unterschied der Manier zu verstehen ist.) 故有古人而爲今之詩者，有今人而爲古之詩者，且有一人之身攙合今古者。見 *Schillers Sämtliche Werke*, Säkular-Ausgabe, Bd. XII, S. 189. 按福樓拜亦分詩人爲二派 (classes)；語意與席勒暗合，見 *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 édition Louis Conard, 1^{re} série, p. 385. 席勒以古詩人賦物之不著我相，比爲上帝創世，人見神工而不覩帝相 (Wie die Gottheit hinter dem Weltgebäude so steht er hinter seinem Werk — S. 183). 福樓拜亦謂上帝無往不在，而無處可見；作者書中有我，端宜如此。(L'artiste doit être dans son oeuvre comme Dieu dans la création, invisible et tout-puissant; qu'on le sente partout, mais qu'on ne le voie pas.) 語尤巧合。見 *Corr.*, IV^e série, p. 164. 福樓拜書牘中屢申明斯意。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李高潔君 (C.D. Le Gros Clark) 英譯東坡賦成書，余爲弁言，即謂詩區唐宋，與席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後見吳雨僧先生必《艮齋詩草序》，亦持是說。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爲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葉橫山《原詩》內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補訂一】蔣心餘《忠雅堂詩集》卷十三《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爲。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可見五七言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徵》篇。按即 Jung: *Psychologische Typen* 所分之 Introvert 與 Extravert. 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乃尚有老宿，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荀卿之法後王。均堪絕倒。且又一

集之內，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爲唐體，晚節思慮深沈，乃染宋調。若木之明，蜨磁之景，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證。弇州於嘉靖七子，實爲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四部稿》中，莫非實大聲弘之體。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剝言之癥，刮法之痕，平直切至。屢和東坡詩韻。《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爲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爲古文詞，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毋論蘇公文，卽其詩最號爲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爲吾式，而亦足爲吾用。”《讀書後》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於西楚。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其厄亦甚矣。余晚而頗不以爲然。”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爲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又曰：“蘇之於白，塵矣”；此則逕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云：“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鸞愁”，全本東坡《聞道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已染指蘇詩矣。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周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手坡集不釋。要可徵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稟矣。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吳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輓近詩弊者，苾苾弇州盛年用意之瑣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拙中顛倒”云云，議論極公。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近來湖外詩家，若陳抱碧、程十髮輩，由唐轉宋，適堪例類。唐宋詩之爭，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說，

當時亦早有。如戴昺《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不用雕鏤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補訂一】不知格調之別，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豈曰強生區別，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搏沙不聚。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可以破東野之惑矣。

二

冒茨齋先生嘗示所爲《后山詩註補箋》。余以爲《山谷内外集》，雖經天社、青神疏通解釋，亦不無瑕隙，留爲後人著手餘地。方虛谷《瀛奎律髓》卷二十四已譏任註鹵莽，止能言山谷詩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識詩意。舉《遊王舍人園》、《送顧子敦》兩詩爲證。茲復采鄙見所及者，略補數則【補訂二】，而評騭雖黃不以充數焉。○（一）《林夫人欸乃歌與王稚川》第二首云：“從師學道魚千里。”天社註引《齊民要術》載《陶朱公養魚經》，略謂：“以六畝地爲池，池中有九洲六谷，魚在其中周遊，自謂江湖。”按山谷此事凡四使。《追和東坡題李亮功歸來圖》有“小池已築魚千里”，天社註與此大同。《去賢齋》有“爭名朝市魚千里”，《十月十五早飯清都觀》有“心遊魏闕魚千里”，則不在内外集二註中。張邦基《墨莊漫錄》卷三曰：“山谷詩‘爭名朝市魚千里’。《關尹子》云：‘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不窮也。’”又龔頤正《芥隱筆記》曰：“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池爲沼，以石爲塢，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千里”字有著落，說較天社爲長。○（二）《演雅》云：“春蛙夏蜩更嘈雜。”天社註引《詩》：“五月鳴蜩。”按《困學紀聞》卷十八謂出楊泉《物理論》：“虛無之談，無異春蛙秋蟬，聒耳而已。”是

也。山谷《題淡山岩》第一首：“春蛙秋蠅不到耳”，天社未註，亦卽用此。○(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天社註引盧仝：“水泛碧天色。”按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引溫庭筠樂府：“春水碧於天”，皮日休《松陵集》：“漢水碧於天。”以此爲長。又按《演雅》云：“江南野水碧於天，中有白鷗閑似我。”明楊基《眉菴集·寓江寧村居病起寫懷》第七首云：“無數白鷗閑似我，一江春水碧於天。”疑卽取此二語入七律爲一聯也。○(四)《演雅》云：“絡緯何嘗省機織，布穀未應勤種播。”天社註但釋蟲鳥名，并引杜詩：“布穀催春種。”按山谷詞意實本《詩·大東》：“睨彼牽牛，不以服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抱朴子》外篇《博喻》有“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一節，《金樓子·立言》篇九下全襲之，而更加鋪比。山谷承人機杼，自成組織，所謂脫胎換骨者也。○(五)《贈鄭交》云：“草堂丈人非熊羆。”天社引《史記·齊世家》：“非龍非影，非虎非羆”，而《六韜》以“非虎”爲“非熊”。按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三略云：“吳氏《漫錄》論豫章此詩及《漁父詞》用‘非熊羆’，據《六韜》、《史記》皆作‘非虎非羆’，無‘熊’字，恐豫章別有所本。大慶按李翰《蒙求》云：‘呂望非熊’，徐狀元補註引《後漢書·崔駰傳》註云：‘非熊非羆’；《史記》、《六韜》皆作‘虎’，唐人避高祖諱改。杜詩、白氏《六帖》、章懷註《東漢書》用《史記》之文，改‘非熊’之字。豫章亦本諸此而已。熊羆，世之常言，《書》、《詩》、《鹽鐵論》皆有之。善註《文選》，於《賓戲》引《史記》，《非有先生論》引《六韜》，實非原文，彷彿記憶而爲之註爾，不足爲據也。”此節甚精，可以補天社註。○(六)《留王郎》云：“蟲鳥聲無人。”天社註引昌黎《琴操》：“四無人聲。”按樊宗師《絳守園池記》云：“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吳師道補趙仁舉註云：“黃魯直《送王郎詩》全用此”；師道作《吳禮